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三七冊目次

廣東文選四十卷(二)

〔清〕屈大均輯
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 一

咏物詩選八卷

〔清〕俞琰輯
清雍正寧儉堂刻本

..... 二三九

五大家詩鈔三十八卷

〔清〕鄒漪編
清康熙刻本

..... 四一三

廣東文選四十卷(二)

〔清〕屈大均輯

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丁齡校

雜著 雜文

農夫禱

唐劉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爲甚明年予將之舒途
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伍君祠其意誠
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
云農夫某謹達精誠於明神噓嗟我耕食之人誰
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
曩者仍歲薦饑人爲鰥寡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
疫瘡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荒
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農夫 禱
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
羣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
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
旱而不雨旣雨而潦必不爲潦又慮其不苗不秀
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夫廩馬之奪其食賊
吏之厚其歛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
者吾歛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
有所忽禱曰無疥農人以肥廩馬無寒蠶婦以暖
妾妓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飢而天下肥蠶
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
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駝足食足衣皇天皇

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其嚳嚳神其怡怡尚安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農夫

禱二

論鄉飲酒行禮者

宋 李昂英

某承乏此邦愧無善狀惟於風教所關不敢後已
涓吉旦迎賓俱介于庠行鄉飲酒將與多士共興
禮遜此蓋以古風相期待也禮云禮云豈虛文之
謂揖遜升降進退周旋亦可以驗其人平日之所
存禮之有儀所主者敬儀之不肅斯焉取斯行禮
之日執事者各供乃職在列者各謹威儀頭容必
直手容必恭足容必重毋惰以羞于傍觀毋譁以
忽我鄉豆羞音孔廟視而不顧凡我同志敬之毋
忽

論鄉飲酒觀禮者

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三

論鄉

某講行鄉飲率由古禮俾邦人皆得寓目焉政有
望於相觀而善也動作有法容止可觀執事者固
在所謹然觀者亦當整襟正視屏氣肅容攝以威
儀共成嘉禮倘或跛倚譁笑是干大禮以自取輕
此豈真好禮之士哉觀禮者固欲觀行禮者之敬
忽而觀禮者之敬忽行禮者亦於是而觀焉

詩教篇

明 陳獻章

陳子曰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
動乎中喜怒哀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
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
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
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
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樂見王通而論詩上陳
應劉下逮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
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
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辯得失小人歌之以貢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
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
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
作者固多率不過是烏庠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
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
和不求合於世人明三綱達五常微存亡辯得失
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
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
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
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
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
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共

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
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
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
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
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
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
而已矣小技云乎哉

古樂經傳或問

明洪若水

或問曰子之補著古樂經何以謂之經也曰經也
者經也所由以入道之徑也或曰常也天下古今
之常典也曰然則子之以律呂爲樂經何歟曰律
呂者所由以入樂之徑也而天下古今之常也孟
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故規矩非方員也所由
以至方員之徑也六律非五音也所由以至五音
之徑也猶仁政非天下平也所由以至天下平之
徑也此古今天下之常典也曰然則子之補樂經
廣東文選入卷二十一 羅著 一六 古樂
之意可得聞歟曰自樂經之亡樂道絕矣將以存
什一於千百以繼樂道之絕如縷也故曰聖人能
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
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
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
天下矣是故規矩準繩之作以繼此目之明也六
律之作以繼此耳之聰也仁政之作以繼此心之
仁也故不必視聽心思遍於天下而聰明精神達
於天下者之具也規矩準繩六律仁政之謂也是
故律呂之作將以繼心思之和以遍於天下而天
下泰和與吾心之和一也是故能感應矣如喘息

呼吸之氣通乎天之上之下非有二氣也知此則知作樂之道矣予故以律呂補樂經者假律呂以繼心志聲音之和猶假節文以制禮繼心之敬爲禮經假卦畫以作易繼心之時爲易經假典謨訓誥以作書繼心之中爲書經假美刺諷詠以作詩繼心之性情爲詩經假魯史作春秋繼心之是非爲春秋經今律呂以正聲音以繼心之和爲樂經非此之類也乎夫何疑曰必以律呂也何曰禮以節文樂以度數律呂者度數之謂也非度數無以成樂猶非節文無以成禮也故節文者禮之經也如度數者樂之經也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曰禮經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七 古樂 二

主節文樂經主度數則吾既得聞命矣補經云合天地人而徵之者何歟曰候氣於天而非天也果實於地而非地也管吹於人而非人也天地人一也知天地人之一則知聲氣之一矣知聲氣之一則知樂之本矣知樂之本則知神人之所以和知神人之所以和則知天神之所以降地祇之所以起人鬼之所以格矣其用也大矣哉曰吾黨三山邵生公儲之有作也乃非候氣之說而不信且云重室緹縠之內大不過丈餘而置十二管焉候氣何以別十二律歟曰邵生之感亦王浚川之說啟之同於不知而作者也浚川之言曰天地之氣流

行無微不入卽不可禦矣豈拘拘於九寸之間耶此蓋浚川不知天地之氣以漸而然以空而先鍾且浚川豈以天地之氣爲驟然而至耶蓋不知天氣迭運各主于一設使置十二律於盈尺之內則其氣候各以一應豈云十二律齊應乎惑之甚矣舍候氣則律呂不定樂之本亡矣樂之本亡則樂之道幾乎息矣是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律呂毀則無以見和矣和不可見則樂之道或幾乎息矣曰邵生之作區區乎圖與器者何也曰邊旦之事則有司存此有司者之事也故聖經不著焉曰近年有李兩山著律呂元聲者何如其不同於蔡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八 人 結 樂

氏新書何也其亦有取乎曰其無足取也彼以極小爲聲氣之元應冬至子之牛之微非若今黃鐘之洪也謂黃鐘牛鳴也對曰非是之謂也牛鳴非洪也此在清濁而不在大小吾於襍傳陳仲儒之說已發明之矣在清濁而不在大小也黃鐘牛鳴牛鳴其最濁而緩也管長則聲濁而緩也曰何以子必取仲儒之說也曰同吾之說也仲儒曰調聲之體宮商室濁微羽室清濁者渾厚而舒遲故應冬至一陽之初生清者輕揚而疾急故應諸律以漸而盛予故曰在清濁不在大小也作元聲者昧此反以黃鐘爲極大不得應冬至一陽之始非也

或有問於鍾叔曄景星曰樂經之散亡也久矣昔程明道欲爲之而未就今泉翁述古樂經傳必定律呂以爲之經又述先正格言以爲之傳者何也鍾子曰樂者樂也樂山心生也古先王之治天下也政善民安天下之心和故作樂以宣暢其和心然律呂者作樂之矩度也作樂必先正其律呂以和其五聲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以成文所以合和是故律呂正然後音和音和然後聲平聲平然後達于天地通乎萬物格神祇馴鳥獸者無非律呂爲之本也何居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雖有聖人復起而作樂不易斯

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八 古樂

言矣又曰程子曰先王作樂必先律以考其聲是則律也者樂之經也若彼考室此其基也曰傳者何也曰傳也者傳也所以傳經之義也所以發揮經義旁通情也故以義理言之曰如候氣實粟之說所以語其造律之本也長短分積之說所以明其制律之法也參天兩地之說所以數其黃鐘之實也渾厚舒遲之說所以表其黃鐘之聲之非大也氣之元也皆所以發明其經也君子由傳以考其經由經以體其妙則雖千百世之上聖人之德可得而見也何也天下之心一也天下之理一也天下之氣一也聖人歟至一之理極制作之善備

聲容之盛洋洋乎千載一日也曰何居曰一而已矣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知此一也又曰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是可以分內外之言歟曰非也內外一致也體用一原也故曰合內外之道也曰律呂新書蔡氏已爲之矣而翁復有是述焉何也曰新書考據古今諸家之說而未至當歸一精義無貳之典故先生采諸家之精義而酌之以補樂經之缺也曰近有爲樂書者以夫子告太師之語分堂上堂下之樂何也曰蓋不知而作者也支離之甚也然則堂上之樂有翁如而無純如堂下之樂有皦如純如而無翕如也可

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八 古樂

乎先生爲此懼補述古樂經恐先王之道日益泯滅無傳也其亦良工心苦不得已而然矣先生聞之喟曰嘻鍾子其繼吾志哉或有問於蕭師孔時中曰禮以道中樂以道和中和者禮樂之本也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特其文焉耳今泉翁古樂經之擬補但以十二律爲經而於其本則未之及焉何居中曰自古聖人作樂必因律以求中聲律法不得則中聲無由而見先生之以十二律爲經者正孟子所謂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之意也後有作者不能易之矣若論其本之和則在聖人之心發之自可以宣八風之氣平天下之情

耳又何疑焉或又曰候氣之說載在漢律志至蔡氏律呂新書論候氣以定黃鐘其說始備但近世儒者多議以爲鄉衍京房穿鑿之說非聖人之法而三山邵公儲亦云然焉何也中曰予亦嘗疑之而質之先生矣曰公儲之惑王浚川啟之也公儲拘拘於末節而遺作樂之本焉何謂本律呂是也何以定律候氣是也實粟是也人無所不至而氣與粟不容僞粟亦氣也今不信候氣於何稽考於何定律於何作樂乎由是言觀之則候氣之說斷不可廢矣或問曰季札淮南周程張朱之言先生采之爲傳可矣樂記之言五經之一也而先生亦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三 結 樂

以之爲傳何與曰經也者言乎其矩度者也傳也者言乎其義理者也樂經之散亡久矣樂記之言蓋孔門諸子以後秦漢之間之儒所記以發揮古樂之義流傳於世者也亦多精妙之言耳然每每以禮樂對言之非專傳樂也此先生之所以列之而爲傳也先生舊有二禮經傳之定今又有古樂經傳之擬其所以紹述先聖以傳於後世之心至矣幸有聖君賢相者在上欲制禮以約天下之中作樂以達天下之和舍是無所取衷矣然則是書也其萬世致治之筌蹄者乎或問曰歷代定樂記爲經而學宮試士矣而予以樂記爲樂傳何也曰

古謂傳爲記如儀禮中多有記字亦其傳也曰何若曰其文每以禮樂對言之非純樂傳也然而對言之知禮樂之一道矣必孔孟之後秦漢之間儒者得流傳格言爲之也曰其亦有可取者歟曰多格言也曰請聞焉曰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等語皆格言也曰有可疑者歟曰有其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分禮樂而爲內外非聖人之指也凡言禮樂云者必禮爲先樂爲後禮樂皆出於心何分內外又以樂爲先禮爲後無乃少有舛錯顛倒之繆乎夫禮者心之序也樂者心之和也心不序順又安能和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三 結 樂

而樂後不易之論也又心不序則不中不中則中氣不生律呂何從而正故曰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曰記云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何如曰天地一也序則天地皆序和則天地皆和故曰致禮之道而天地塞焉豈有天地和而地不序地序而天不和者哉此皆漢儒不知道者附會之說也樂記中雖以禮樂並說而實多二之者矣日子顓見師乙而問如賜者宜何歌師乙爲一一陳之也何如曰夫樂歌者所以涵養其性情薰陶其氣質變化其偏滯者也無所不宜歌也故曰詩可以興今云各有所宜歌則是有方所偏蔽矣而可乎此非聖人中

正之指也曰師乙謂明乎商之音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能讓何如曰此非聖人之指也其謂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是商音有勇而無義齊音有義而無勇而不知君子學以成德義勇兼全有勇而無義者不可謂之勇有義而無勇者不可謂之義德氣陶成豈分義勇乎故義勇皆得謂之有德曰由子之補樂經斯可以作禮樂乎曰可也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也必矣曰何以必百年積德而後興也曰夫制管候氣者中氣也百年而中氣生焉然後可候氣正聲而作樂也曰先正謂孔明不歿禮樂其有與何也然歟曰孔

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三 古樂

明學須靜才須學非定靜無以致遠是以靜爲學固度越漢儒矣但不知求聖人動靜合一之學何如又與劉先主自謂魚水之歡不知於咸有一德之學君臣曾浚究否耳至於取劉璋於殺一不辜而不爲何如及不能止先主之伐吳而況其他不知有和德可作禮樂否耳曰霍文敏公不信積德百年後興之說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時無之何待百年何如曰有一身之禮樂有天下之禮樂一身之禮樂可以一人爲之文敏之說是也天下之禮樂須天下之人齊爲之非百年何以浹洽何以卒生中和之氣乎如參天大樹豈一朝一夕所

能生也必氣至久而後可也或問曰古之論樂也孰爲正曰其孟子乎其濂溪周子乎孟子以六律正五音其至矣至於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惡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舞蹈者樂之事所以盡神也原於樂生而惡可已焉由中生者也故曰樂觀其淡矣周子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本末情文兼備矣曰季札請觀周樂何以知歷代列國之得失也曰聞其聲而知之也非聞其辭而知之也聞詞而知者衆人也其天資之至高顏子之正倚乎向使得聖人而師之其不下亞聖矣問程子樂隨風氣至韶極備堯之洪水

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三 古樂

方割四凶方去和未至然歟曰樂隨風氣則有之謂其大分也若一一而較之則洪水四凶堯舜皆然而舜閭門之內父母頑嚚弟傲殺已安得爲至和而四方風動繼於變時雍之後則大分天下已和矣和者樂之本也問程子謂律者自然之數然歟抑人爲之也曰人爲則非自然矣造律雖假於人爲自然實原於天作吹聲候氣聲氣者天之所爲也人烏得而與焉曰張子舉蠶吐絲而商絃絕果有之乎曰可畏也已木盛則金衰氣之自然也問朱子曰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何如曰然也不但人氣相關天地人鬼之氣亦相關不

相開何以能感應神速如是耶問文公言律有大陰陽小陰陽之說何如曰大陰陽自黃鐘至中呂自蕤賓至應鐘乃其大陰陽之截然者也小陰陽者黃鐘與大呂太簇與夾鐘一陰間一陽又小陰陽之流通者也截然之中有流通焉分殊而理一也問真西山禮屬陰樂屬陽之說何如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道之神也不可分也其惑於記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之說而不知陰陽禮樂一而已矣又何分乎或問曰律呂本原何如曰莫切於理黃鐘黃鐘正則餘律可推而定矣蔡氏之說何如曰蔡氏原天地之數之始終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圭 姑樂

也以黃鐘爲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皆本乎天地而言之也其截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本乎人爲而言之也聖人成天之能也一律定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得其要矣朱子謂其有前人所未發者是也問八十四聲十二律分屬十二月而陽律陰律變宮變徵各得其所者何曰此天地自然之聲之數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問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墁又布緹縵者何也曰必使氣不泄也曰其謂以木爲案每律一案與文公以諸管埋於地中俟氣而驗之案上地中何所適從曰埋地爲是欲使接地而氣可升也氣從地起也葭灰乘

氣而飛也曰邵公儲何以不信候氣曰不信候氣是不信天地也難矣哉問班固前志謂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矣又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者何謂也曰以言至治之世之有中氣故天地合風氣正而律可定也若非至治之世則無中氣何從而候乎氣不足候律可從而正乎甚矣作樂之難也曰劉昭後志謂截管爲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曰何謂道本道本者樂本也故不攷聲不候氣樂本廢矣何足與論樂也曰五代以尺而生律也何如曰非也尺者人爲者也氣者本於天者也廣東文選卷二十一 雜著 圭 姑樂

栗者出於地者也吹者出於人者也自然之聲也孟嘉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曰漸近自然何謂也曰自然者樂之本也問程氏謂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黍今芋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大小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而胡安定定樂取芋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何如曰皆未足言也後世中氣不存黍皆不中就取其中者未必中也或問何謂元聲曰劉昭之言是也元聲者聲之元也伏羲紀陽氣之始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蓋聲

氣之初卽爲元聲應冬至子之半自茲而上未之或知也曰近年李兩山起元聲之論以三十九分爲黃鐘之管以極清爲極濁以極濁爲極清乃引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爲據而不知清濁反易冬夏四時乖戾而聲氣之道遂大亂矣不亦異乎何也蓋律之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剽疾凡律以清濁而不以大小長短爲差也今夫人物之初生也其聲渾濁其既長也其聲清越黃鐘聲之初生之管也兩山反以管之極短聲之極清者爲黃鐘是但知數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差而失其清濁之源委也何不觀聲之重濁者渾然氣象自可見矣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何如曰此禮運之言也漢儒鄭氏言之詳不必贅爲之說矣其云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是也曰淮南子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數而云律曆之數天之道者何也天者自然也是故知律曆自然之數矣曰後齊參軍曹芳之望氣也爲輪扇也而能皆與管灰相應也何曰其氣同也曰牛弘謂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不能出爲衰氣也何如曰過則猛不及則衰和氣之發中焉而已矣或問曰蔡氏舉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

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之說何如曰是也長短者清濁之門也律長律短則氣有先後極長極短則氣有不應不長不短依律而應天之道也是故制律求成聲而止耳或問曰王浚川答范以載論率兩山律呂元聲謂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本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徵本舌商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終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爲者今日黃鐘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喉乎出唇乎意者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爲清則黃鐘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鐘三十九分之說其言何如曰浚川之說足以破兩山之謬矣浚川亦先儒鍾氏過本平上去入之音之意也曰浚川加十二子聲之說如何曰彼以清之分數少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故濟之云爾而不知十二律之長短自有清濁也無庸加四清聲也又以編鐘編磬一架二十四枚言之者言以作樂之時用之也非造律之本也律呂之法止以十二律旋相爲

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也變宮變徵亦濟清濁之聲也邵公儲五聲形象何如曰可得聞歟曰古人謂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則謂宮出於脾張口而吐之則謂商出於肝張齒湧胞則謂角出於心合齒張胞則謂徵出於腎開齒聚胞則謂羽又謂發聲首尾原於喉之分者宮也原於舌齒之相接者商也原於舌齶之中分者角也原於舌齒之相接者徵也原於唇齶之相接者羽也又曰如并併二字唇聲清也靈歷二字舌聲清也陰珍二字舌聲濁也加佉二字牙聲濁也綱各二字喉聲濁也何如曰是也此亦本於鍾氏浚川之說也其引管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一 充 姑 四 樂
子曰宮如牛之鳴窳商如羊之鳴羣角如雞之鳴木徵如豕之負駭羽如馬之鳴野何如曰其幾之矣其近古之流傳者乎牛鳴窳其濁而浚沉者也又曰此亦古人聲爲律之意也或問曰夫周禮人皆以爲經大司樂人皆以爲經而子以爲傳何居曰周禮言用樂而不言制樂制樂者律呂之度數也故度數者樂之經也用樂者樂之傳也或曰以爲傳則吾既得聞命矣以爲別傳者何居曰以其多謬戾多訛僞故止可爲別傳不可以爲正傳也其謬戾者何也曰語有之衆言淆亂折諸聖聖也者經也書經言蕭韶九成而神人以和周禮則言

六變八變致天地神祇是謬于經也又言嚳則厥樂器者屢矣而不倫是以知其訛僞也曰子之述樂經也十二律之末亦重矣奚擇焉曰十二律之末同者樂之律異制樂之用同歸夫奚重其餘可疑者多矣吾已註於各條之下矣吾嘗謂周禮者周公治天下之書多後儒雜之故曰非純書取而刪之可也今我聖祖之制已裁定之同其法不同其名惟人存政斯舉耳矣何必同或曰如邵公儲之流作樂書者皆有圖數十以著綴兆旄籥鐘鼓干羽之形而子不及焉何居曰此樂之末節也此有司之事也孔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夫禮樂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一 充 姑 四 樂
之道正其本而已有司之職付之有司言發揮旁通情也故不能無取焉作或問

約言

明漢若水

或有問於水曰子之於易必取經自爲經而不以孔子傳分附之者何也曰所以全經也當孔子作傳之時本自爲十篇也當義文周公作經之時未有傳也分傳附經漢儒支離附會之陋也吁弊也久矣然則子之必主解傳而不解經者何也夫十傳已解經矣而又先竊取以爲之解說則又何取於十傳乎是猶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蓋後人因漢儒分傳附經之訛而未知古易一經十傳之大體也然則各卦之爻也德也才也可以不釋乎曰此三道者多見於孔子之傳矣其或有未及者則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約言

於本傳之下而附刪焉斯已矣

夫易之全經何爲者也學易之要於此乎始焉者也夫學易之要有三一曰學卦畫二曰學彖辭三曰學爻辭夫是三聖之奧也伏羲之卦畫以象教者也文王之彖辭周公之爻辭以言教者也夫易之道莫淡於象而言次之學易之要亦莫切於象而言次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外之意惟於象焉盡之矣是故君子之學易也觀其卦畫焉而其生生之象陰陽剛柔同異善惡之情斯得之矣觀其彖辭焉思過半矣以彖乎六十四卦休咎吉凶之故斯得之矣觀其爻辭焉以究極乎

三百八十四爻休咎吉凶之蘊斯得之矣當其觀伏羲卦畫之時如未嘗見文王之彖辭也必求伏羲之易於卦畫之中焉而見之若不假乎彖也當其觀文王彖辭之時如未嘗見周公之爻辭也必求文王之易於彖辭之中焉而見之若不假乎爻也當其觀周公卦爻之時如未嘗見孔子之十傳也必求周公之易於爻辭之中焉而見之若不假乎傳也夫然後卦畫與辭各致其極交相明也夫然後知夫子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而韋編之三絕所以深究乎此而已矣夫然後讀孔子之十傳而知其弘指奧義不過發揮乎此而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約言

已矣然後知三聖人之蘊如是而已矣夫與未學

伏羲卦畫自然之象而先讀文王周公彖爻之言未究文王周公彖爻之言而先附益以孔子十傳之文舍本而求其末者不亦異乎

明堂考

明黃佐

明堂以紹明得名凡王者之堂皆是也周公宗祀
文王特明其義爾勝殷而歸祀明堂以教民知孝
武王始行之考工記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小戴記為宮三
百步中為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四
隅各有左右个个之中皆為太廟明堂左个即青
陽之左總章右个即玄堂之左亦曰九室月令分
為十二其室一而已若其室三則至周則至于豐
告王王廟是明堂乃豐宮也為之去室三千里而
近之可步至曰明堂也其外有九室九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明堂
卿朝焉蓋文王在時爾夫因豐崇降功莫大焉發
政施仁德莫尚焉神之陟降恆在於此故逸禮有
文王居明堂之篇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季秋大
饗五帝嚴父以配之王服大裘而冕以霜露既降
故爾其外水曰辟雍文王嘗作樂焉則豐之東也
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遂為鎬京蓋辟雍之
中亦有明堂太室是曰大教之宮設四學當入學
而太子齒旦入東學以貴仁晝入南學以貴德夕
入西學以貴義闇入北學以尊爵即東膠太學以
養老西為禮在舊宗書在虞庠為小學教六藝者
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其明堂與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其四學與周禮司儀將合諸侯為壇三成儀禮
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
於其上而設六玉以禮天地四方此則巡狩之明
堂也自漢以來其說紛如故考正之

廣東文選 卷二十一

雜著

明堂

明堂

問周禮何以闕冬官曰六典之首皆言惟王建國者蓋議禮而行之惟在於王非臣下所敢專也及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董正治官而作周官之書革邦事之繁惟掌邦土豈因是而遂棄不傳與其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則慶讓之嚴有變其君者矣土地人民藉在冬官其熄於力政之世又可知也世謂冬官雜於五官未嘗亡然左傳之匠師圉人陶正工正戴記之工師漁師司嗇師人儀禮之嗇夫賈人工人土梓人國語之司商司事農大夫農司農正皆居四民時地利者也矧賈東文選卷二十一雜著三言終官

匠師載於地官爲司空之屬明矣乃不之補其餘皆不經見於五官之中缺疑可也而億見補綴必牽合焉何以道自專之罪哉蓋周公創其藉而未行故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五等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猶夫司空待成王而後正也矧其命名各有取爾宰以制變爲義伯以長人爲義帥人者夫也正人者正也尊其智則曰大夫舉其任則曰士掌者守其物職者主其事司者總其領典者任其常虞者度其材衡者平其政師者訓其徒氏者世其官人者終其身非是名也則寵其才而器使之苟補以考工記則其屬惟氏與

人耳非周公命名之全制也然則冬官豈可補哉曰周官首設公孤而周禮無之豈亦缺文與曰公孤坐而論道尊而無職者也觀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蓋兼領於六官也而朝必北面立必尚右亦因可見矣故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其既沒也顧命諒闇之始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命仲桓南宮毛司寇蘇公亦兼太史史佚爲太史而作策則兼內史天下之大惟六卿焉鄉老二卿一人三公兼之鄉大夫鄉各一人六卿兼之大小相攝非專治一事而已也此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夷吾之變法也與